



《长津湖》导演林超贤：

# 好的主旋律电影能为你打气

剧列

## 《鱿鱼游戏》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爆款



□林蔚

这部由网飞打造的惊悚悬疑剧，9月17日开播后短短几周就横扫各大榜单，不仅登上全球流媒体电视剧榜首，而且舆论热度不断上升，周边衍生产品大卖，相关话题持续发酵。网飞CEO泰德·萨兰多斯称，该剧已成为平台收视率最高的非英语原创剧，甚至有望创下网飞史上收视最高的桂冠。

《鱿鱼游戏》的故事并不算新鲜离奇。一群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的社会边缘人，被引诱加入一个嗜血游戏。游戏奖金预设为一人名1亿韩币，456名参与者需要通过一二三木头人、鱿鱼游戏等六道关卡。闯关胜利可进入下一轮游戏，失败则直接被射杀，奖金自动流入胜利者奖池。最终获胜者可拿到456亿韩币（约2.45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

大逃杀生存游戏题材，此前已有多部口碑之作演绎过，包括《饥饿游戏》《大逃杀》《留声之国的爱丽丝》等。为什么《鱿鱼游戏》可以打破文化隔阂，成为全球爆款？

制作精良自然是最基本的，由《熔炉》导演黄东赫带领的制作团队显然深谙此道。跌宕起伏的剧情、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实力派演员的完美演绎等，都保证了观众丰富又刺激的视觉享受。

别具一格的是，剧中生死对决的游戏，规则都非常简单。无论是挖糖、拔河还是赌弹珠和跳鱿鱼圈，全是古老的儿童游戏，完全不烧脑。它可以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快速进入剧情，但又不会偏离重点，让大家的关注度始终保持在角色本身而非游戏上。

人物设置是另一大亮点。与过往大逃杀类作品以青少年为主角不同，《鱿鱼游戏》里的角色以中青年社会边缘人为主。虽然同为社会底层，但他们的底色各不相同。遭遇裁员的好赌鬼失意男，投资惨败的社会精英，被黑心老板压榨的外籍劳工，受中介欺骗的脱北者，各色人等被命运逼到了最后的角落。这无疑最大限度地拓宽了《鱿鱼游戏》的受众范围。尤其是在当下，社会竞争越发激烈，平民阶层的上升趋势，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各种不确定性，普罗大众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这时将他们拉入剧中情景，直面底层人民的痛苦和挣扎，更能激发观众的同情、恐惧和共鸣。

然后回到金钱和道德这个永恒又普遍的话题。《鱿鱼游戏》每一集都在不停地拷问人性。

生命与金钱，孰轻孰重？我们看到这个血腥游戏一度是被中止的，恐惧战胜了贪婪，参与者通过投票退出了游戏。然而，现实生活的残酷并不亚于游戏本身，几番权衡，大多数参与者最终还是回到了生死竞技场。这是一个残忍的真相：对身处绝境的人而言，生命与金钱根本是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的。

同样，情感与理智，善与恶，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在《鱿鱼游戏》里，有时候你需要表达对周围人的善意，找到盟友抱团来共度危机。但有时候盟友可能突然成为你的敌人。你只有干掉对方才能生存。当文明规则被打破时，游戏暴露了人性里自私贪婪的恶，也让人看到了被坚守的同情关爱和善良。《南德意志报》的剧评称，这里的每一个抉择都令观众感同身受，你会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游戏接近尾声时，大家发现，这个同阶层人互相厮杀的生存游戏，竟不过是供富人寻求刺激的工具，类似一场赛马。而组织者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参与者，参与游戏的人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我们要给在外界不受平等待遇和歧视的人，赢得公平竞争的最后机会。

观看者是非常矛盾的。结尾时，男主角狠狠地对着电话那头说，我们不是马；是人类！似乎有人看到了抗争的希望；但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社会不公随处可见的大环境里，这句话又充满了疑问和无力感。

或许这正是导演黄东赫的本意。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要写的，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寓言故事。

天气也是最大的敌人。作为香港导演，在极寒天气下拍戏对他来说还是头一回体验。以前我一天能拍50几个镜头，现在一个晚上可能20个也拍不到。

林超贤透露，在《长津湖》拍摄期间有连续60天都是夜戏。为了符合当年志愿军行军需要隐藏行踪、夜晚行军的真实情况。当时剧组在山上，拍摄环境是平均零下十几摄氏度，再加上有风，身体感受到的气温要再低5-7摄氏度。我没有这种经验，这对我来说已经很难熬了。

在艰苦的拍摄环境中，剧组演员的拼劲儿，令林超贤尤为感慨。因为要还原历史，演员拍戏时穿的都是单衣，并不御寒。他们拍完这组还要到别的导演组，轮着走。林超贤感慨，演员们基本都是靠意志撑过来的。

这段经历也让林超贤对长津湖战役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产生了更深的敬意。我们现在拍戏算什么啊？当年是零下40多摄氏度，你动不动不了，还能打吗？但是他们还是在冲锋陷阵。

林超贤说，虽然电影不可能100%呈现真实历史，但是他们在尽量还原历史中志愿军的精神。要呈现每个人的真实，让观众看到面对难关，他们怎么过。

我们这次电影是还原历史，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表现那些志愿军当年面对的一切。林超贤觉得，虽然电影展现了从前的某个年代，但打动观众的好故事没有年代的分别。对观众来说，他们是在吸收银幕上你呈现的东西。



慢的一部。因为我每天能拍的内容是有限的，所有事都很复杂。

这是一部历史战争题材的电影，所以会有一些古董级的武器装备。要这些枪械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射状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枪械就一直出现不配合、不听话的情况，又花了很多时间，导致现场的进度很慢。还有进场设置、场景表达、道具、放烟、放火、下雪等，有很多现场特效，又会很耽误时间。



林超贤

感，即在静止状态下营造出动作戏的紧张和压力。

为了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去感受志愿军们的情绪与气氛，林超贤采用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电影中仅4分钟的镜头，光前期测试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经10天的拍摄，10个月的时间制作特效，这一画面才被呈现出来。林超贤用了“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林超贤说，这部电影是他拍片以来最

激励人心、打动人心，就是好的主旋律电影。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见习记者 李丹萍

资料，理解每个人物的性格、身份与在团体里的岗位，然后思考适配人物的场景，最后在场景里思考动作视野的呈现。

在《长津湖》中，青年演员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是一个新兵。林超贤说，伍万里刚到战场时，别说开枪了，子弹是什么样都不清楚。他在战场里怎么成长，成长后他怎么看待战争？林超贤介绍，在人物设计上，他们通过“成长”这个点，把伍万里的角色建立起来。

与林超贤此前执导的现代战争片《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不同，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长津湖》无法使用先进的科技装备。林超贤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出发，设计了一系列贴合当年志愿军打仗的戏份。

随着电影上映，林超贤在微博上分享了一些创作构思。在拍民宅遭遇战的戏份前，他请团队特别建了一个村落模型，作为行军的蓝图。同时按时间脉络假设，哪一栋民宅会被炸毁，程度应该是怎样的，哪一栋会接连起火，志愿军的路线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林超贤的脑子里过了好几遍，他才正式进行拍摄。

《长津湖》中一镜到底的“血战乱石阵”戏份，展现了志愿军穿过干涸河床到林中潜藏的过程。这是一场没有肢体动作的动作戏，林超贤认为这场戏的关键在于反差

# 小冰与人类乐队合作，感谢她还愿意带你玩

你的音乐灵感需要人工智能来提供，这不是小冰第一次“潜入”人类世界。

创作其实她都能独立完成，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带人类一起玩？小冰说，她想为人类艺术家提供灵感。是的，灵感，多少人类寻不到的东西，人工智能居然说给就给？

小冰公司首席运营官、人工智能创造力实验室负责人徐元春说，多年来，在与人类艺术家协同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类创作者特别需要的一个环节，就是 motivation 创作动机。尤其音乐创作，创作者需要不断地听，可能要请若干个很不错的乐队或者音乐者不请创作，直到某一个旋律击中了他，让他抓住了一个 motivation，他再去创作。

在这次合作过程中，小冰会持续地提供各种 motivation，人类只需要等待所谓的灵感，突然出现。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这种快速大量的生成是很难做到的。徐元春说。

小冰如今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有了小冰框架，是一群AI，其中包括18岁的少女小冰，以及AI何畅等其他9位。他们音色各异、音乐风格不同，技术让人工智能的多样性成为现实。

打个比方，在音乐界，王菲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她不能代表整个音乐界。如果我们有了技术能力去做基础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支持整个音乐界，那是只做一个王菲，还是做整个音乐界？小冰框架选择做后者。小冰公司 WaveLand 团队技术总监何呈说。

就这样，小冰们与人类乐队一一对对，在乐队给出的创作文字、视觉参考的激发下，小冰进行持续丰富的词曲创作，启发乐队灵感；乐队将其中部分词曲丰富成为完整的单曲，并与小冰共同演唱。小冰还创作了多幅画作，已用于单曲封面制作。

## 人类负责技术，人工智能负责情感

在听歌会现场，旁白乐队的陈鸿宇念了两段歌词，提醒听众，一段是小冰写的，一段是人类音乐人写的，结果在场大部分人都猜错了。乐评人张迪说：小冰的词句甚至更加诗意和唯美，略带错落的用词方式，或许激起了人们所向往的一种浪漫。

雨颀乐队与小冰共同创作了《圈Eden》。乐队成员雨颀说：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了最初的AI——人类，让小冰从这个角度创作很有意思。我从小冰给我的歌词里提取了一些内容，文字上90%都是小冰给的，另外10%只是我带着目的在她给的所有词里选了一个提取和重组。

Bad Sweetheart 乐队成员 amos 承认，作为人类，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作如此大量又充满细节的 motivation。小冰带给他的灵感更直接体现在文字部分，那些略带机械口吻的语句，有时与文学译制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比如，乘着太阳的庭院，议论幸福的人们的伤痛，而我会长出几个生命的象征/今晚的天空像她的美妙，甚至让他联想到了诗人海子。

小冰的加入对“地球阁下”乐队来说，意义尤其重大，他们终于有主唱了！乐队成员何沙展介绍，此次合作的作品《图先生踏青记》，图先生代表计算机之父图灵，踏青记则是小冰的文字特别优美，给出的一种轻松快乐郊游的意境。

这首歌最大胆的尝试是邀请AI歌手何畅做主唱。我们虽然是人类，但更擅长编曲、混音、演奏这些更技术性的工作；而小冰作为AI，在这个作品中负责了歌词、演

人物

# 张婧仪：中国式母女关系，是一种互相挑战的亲密



《关于我妈的一切》剧照

李安然一角出道，张婧仪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2017级表演系本科班毕业。22岁的履历表上已有了《我要我们在一起》《理想照耀中国》《1921》等影视剧作品。

出生于湖南邵阳的张婧仪，小时候待在母亲开的女装店，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虽然外表看似安静乖巧，但性格颇有几分男孩子气。

自认为泪点很高的张婧仪，看完《关于我妈的一切》剧本后瞬间泪目，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演李小明。在张婧仪看来，这是

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之间的故事，很日常，是我生活中都能看得到的。但她们之间的相处最打动我，我觉得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日常。

电影中，母亲李佩珍是全家的灵魂支柱，对家人的照顾无微不至；李小明是妈妈眼中的乖孩子，内心却有着一股不愿意被管束的叛逆劲儿。李小明庆假期从北京回家，妈妈为了弄清楚女儿的感情状况，翻手机偷看相册；李佩珍和丈夫从青岛开车去北京看望女儿，车座后塞满了精心准备的食物，到了北京也不歇着，踏进房间就开始动手收拾，连垃圾桶里的可疑烟头都要翻出来放在桌上质问女儿。

许多观众看完电影惊呼：这是我错过了！这就是我妈本人。导演赵天宇表示，团队在前期筹备中累积采访了40对母女，以大量采访、前置获取的真实生活故事为基石，在故事中倾注最真诚的情感。在日常相处中，亲情与自由之间的是非曲直一一浮现，争吵与理解、束缚与摆脱，妈妈和女儿都在各自寻找关于爱的答案。

电影中，李佩珍确诊患癌，生命还剩三四月，过去的母女矛盾、家庭纷争在病魔

唱这些非常需要感性和情感审美的部分。何沙展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的音乐一定会越来越精妙，我完全相信AI可以媲美人类的创作。但是从意义层面来说，AI创作的音乐是否能有人类作品的温度，我还是将信将疑。

香料乐队和小冰合作了《做梦，抚摸，重复，疼痛》，这首歌是根据小冰的15句词曲稍加润色而成。乐队成员陈陈说，我是拥抱未来的那一派，人工智能会代替艺术家或者音乐人吗？创作者会失业吗？我不在乎，我倒是希望他们越做越好，越来越强大。然后让我从一个创作者，心甘情愿地回归到一个幸福的受众。

## 不是取代人类，而是帮助人类做更了不起的事

这并非小冰第一次为人类艺术家提供创作帮助。在日本，小冰与 AVEX 唱片联合创作红白歌会的歌手作品；在国内，小冰曾受邀为某品牌创作嘻哈风格的新品主题曲，并与人类歌手共同演绎。

小冰具备独立完成歌曲的能力，早在2018年，山东卫视春晚主题曲《幸福出发》就是由小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此前出诗集、办画展、写歌、唱歌，小冰也都是独立创作者，但这一次强调的是合作。

在做梦酒吧，AI工程师、小冰、围观者



小冰框架内AI音乐人

和时间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母亲抓紧时间想把感情和工作脱离正轨的女儿拉回来，女儿既无奈又心酸：她都这样了还管我。张婧仪很能理解李小明在影片中呈现的崩溃情绪与成长轨迹。她在一开始觉得自己是有靠山、有保护罩的，在妈妈患病后，突然一下好像失去了所有。李小明美的成长和改变其实很强烈，但并不外露。小明始终不是一个会表达爱的人，她对妈妈的爱的转变，不是从此以后开始天天跟妈妈表达我有多爱你，而是更懂得珍惜陪伴妈妈的机会。她的表达是轻柔的，却是行动的。

张婧仪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李小明和妈妈在床上玩手指。那场表演完全是即兴的，导演当时说需要两人展现属于母女关系的状态，徐航老师说，我来教你一个我小时候会玩的游戏，于是我现场学，这个镜头就被捕捉到了。

对于影片中呈现出的真实感，张婧仪说，自己在拍戏时不会把台词背得太死，也不会提前设定好要做什么动作，但一定会搞清楚这场戏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真实感就是不那么用力地去塑造，

们，都有不同的梦想。

徐元春说，小冰团队认为，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人类，也不是打败她之前的科技，而是帮助人类做更了不起的事情。这不仅包括为人们完成任务、提高生产力，还更应该协助人们去进一步释放创造力。

我们并非非要让小冰走上艺术之路，而是向内容领域上移，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未来。徐元春说，以音乐产业为例，就可以在不需要人力参与的情况下，用稳定的质量、极低的成本，生产并供应内容，未来在视频、影视配乐等产业都有很大的落地空间。目前，小冰已与中国联通沃音乐达成合作，为数亿用户提供百分之百定制化的音乐内容服务。

音乐人杨颀认为，没有必要用传统的人类做音乐的标准来衡量AI音乐，在小冰诞生的那一刻，新的标准已经产生。AI音乐好不好，不是以她像不像人类音乐为标准。如果以人类现有的审美来衡量，AI音乐永远不可能更好。杨颀说，未来也许可以产生一个单独的音乐门类，与现有的人类音乐平行，自成体系。

小冰和人类分别创作的两段歌词，一段是“屋宇内有黄昏的太阳/轻飘进月亮的阴影里/飘来的陌生影片/你轻柔拾起”，另一段是“那是一块云的碎片/哲学的记载了你的故事/你将它融入人体中/以此达成彼此的永恒”。

哪一段是小冰的，你能猜对吗？

当下流露就好。张婧仪认为，表演中的情感体验比演技更重要，不能急，宁愿慢一点，但要真的去感受的过程。在《关于我妈的一切》拍摄后期，由于情感浓厚，张婧仪有时会因为入戏过深而心情不佳，心情不好身体就不好，后期我一直过敏，每天长各种疹子，吃着药去拍。但这一状态，也造就了李小明戏中低落状态的呈现，张婧仪觉得，刚好。

回忆踏上表演道路的初心，张婧仪觉得，自己最初是出于好奇，觉得好玩，想尝试。参加艺考、顺利通过，一路走到现在，张婧仪觉得自己适应了演员这个身份，也逐渐习惯了当下的工作、生活模式。学校里的学习，其实是在告诉你什么人是表演，就是像你迈入一个脚，后面就需要自己在剧组去拍摄、去积累。

张婧仪笃定，一个好演员的标准，首先要喜欢，不能仅仅是完成任务，也要真挚，真挚才能打动观众。



扫一扫，看视频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